

拓印城市的皮膚

◎ 撰文・拓圖提供—畢恆達 ◎ 攝影・影像處理—黃明偉



「你在看我嗎？你可以再靠近一點。」

台大城鄉所畢恆達教授與他的學生，不僅再靠近一點，

他們甚至利用色筆在皮膚上做「拓圖」。

不過，他們選擇的對象不是人，而是台大校園。

透過他們的塗抹，被人忽略的環境肌理一一現形。

原來，我們認為的平面，是如此凹凸有致；

而「沒什麼」的地方，卻是「很有料」。



每天早晨我們被鬧鐘驚醒，睡眼惺忪地從床上爬起、洗臉刷牙、步行到豆漿店吃早餐，然後擠著沙丁魚的公共汽車去工作或上學。穿梭在辦公室、街頭與各種建築物之間，我們是否曾經停下腳步，細數從腳底流逝的碎石；是否曾經細細品味野草的芳香、觀看慵懶的野狗在太陽底下打滾？

偶然間，你也許會發現校園椰子樹上刻著「美美」兩個字，是哪個癡情男子深情的烙印？而原來，消防栓的正確名字是「消火栓」；原來，看似光滑的磁磚表面，竟蘊含著豐富的表情。於是只要你用心去觀察與體會，生活空間裡無處不充滿著驚奇。

從小我們就經常拿著鉛筆拓銅板，在來回重複塗抹的過程中，圖案竟慢慢地浮現，而我們幼小的臉龐上也隨之展露燦爛的笑容。長大後，我們不再蹲在地上看螞蟻搬家看得出神；不再自己用紙糊風箏，去體會紙與風互動的樂趣；也不再對馬路人孔蓋上的圖案感到好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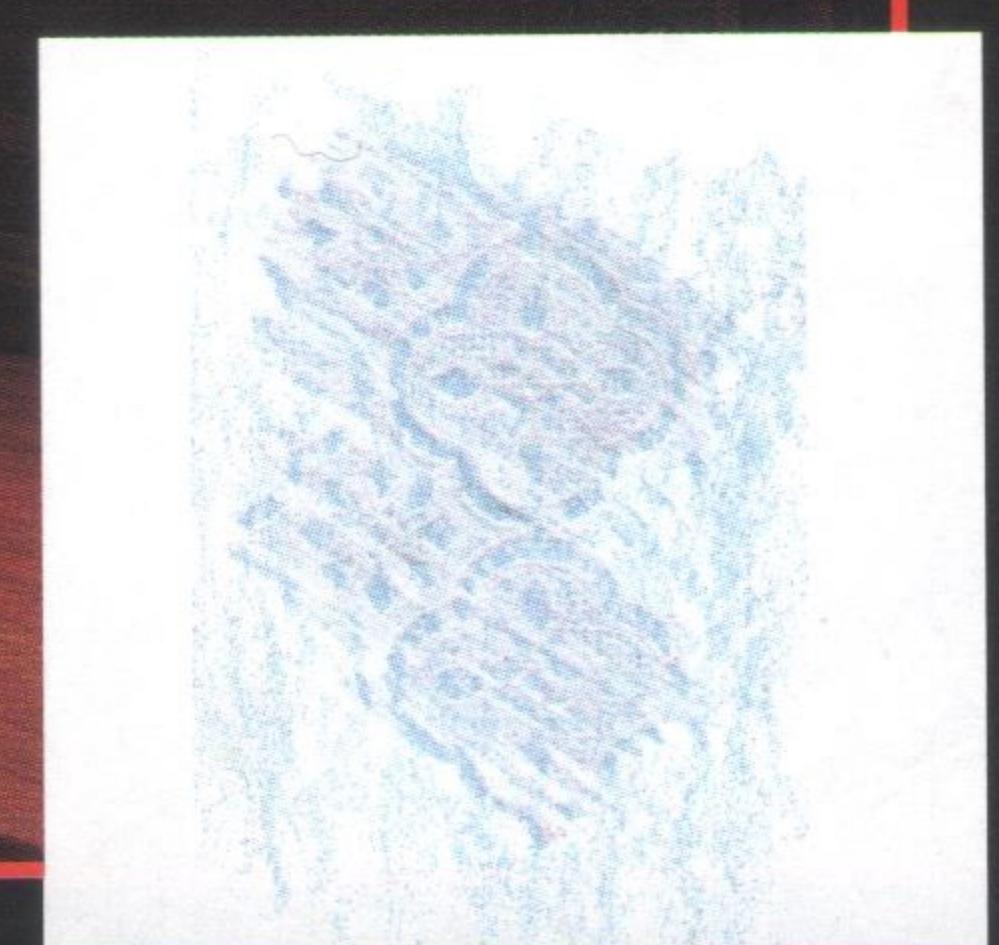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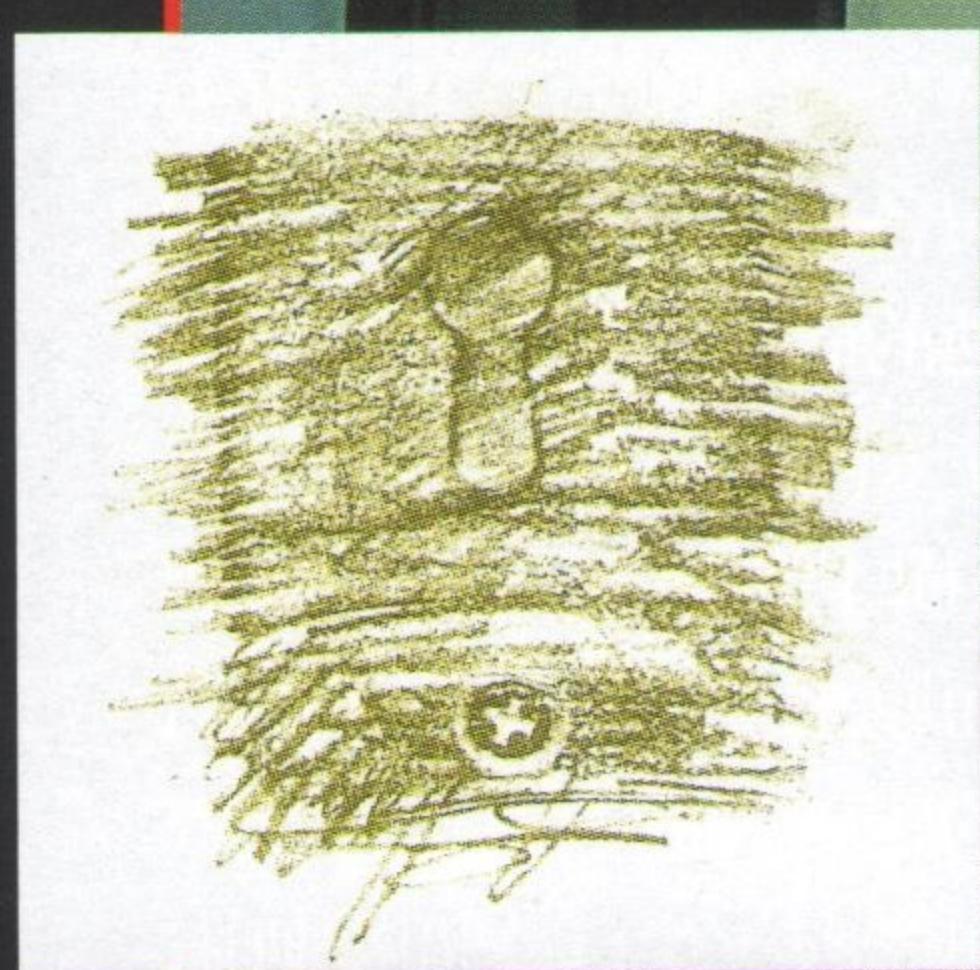
重拾發現的喜悅，就讓我們從拓圖開始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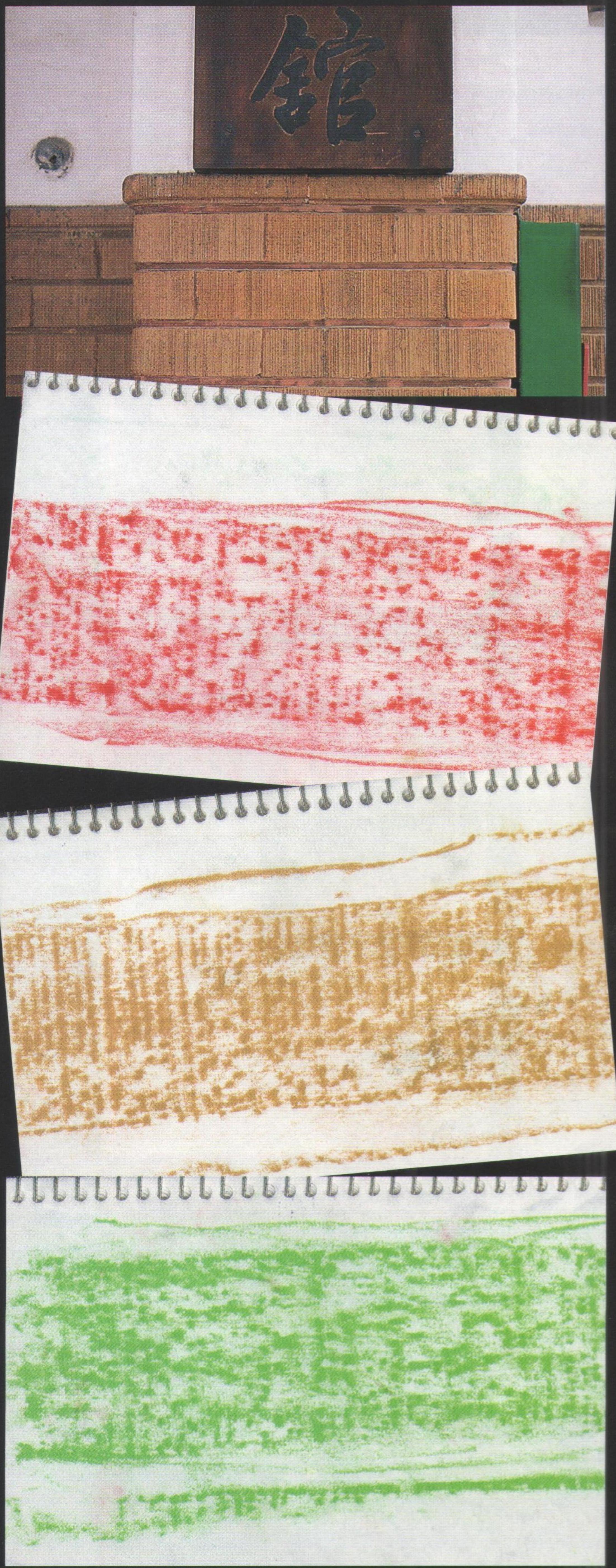
水也能被拓印？

本文所附的拓圖是我在台大土木系開授的「人與環境關係導論」課程作業：「校園拓圖」的學生作品。

從拓圖的方式本身就傳達出許多創造的想像力。除了用鉛筆、炭筆、蠟筆、墨來拓圖外，學生也嘗試用橫塗、直塗或斜塗，看看所拓出來的圖案是否會有所不同。「這是我從一片碎石子牆上以三種筆劃方式拓下來的。乍看之下像三種不同的東西，仔細看就能發現其中一致的紋理。」一名學生起先用黑色蠟筆拓藤椅的椅面，塗得烏漆抹黑的，他自己都覺得噁心。於是她運用自己的想像力，換用褐色和綠色的蠟

拓圖本身就傳達許多的創造力，除了使用鉛筆、炭筆、蠟筆、墨之外，橫塗、直塗、斜塗的圖案也都會不同。





筆，結果把椅面拓成了一棵枝葉扶疏的大樹。拓圖可以和素描結合，而成為一幅美麗的圖書。

有些學生將顏料塗在樹葉或貓掌上，再將之印在紙上。有人將紙放在地上，讓腳踏車碾過，而得到輪胎的拓印。有一位學生，將一張紙放在校園中的馬路上，假想「我是台大的地板，我的臉一定長成這樣；只會更糟，不會更好。……我想拓的是一種感覺。我想它一定很痛。」

水面是否也可以拓呢？另一名學生將紙放入台大醉月湖中，讓湖上的物質沈澱在紙上，成了浮水印。「也許醉月湖對大多數的台大人而言是浪漫的、愛情的、愉快的，但這樣的認知也可能是最浮面的。於是嘗試找出最浮面的證據，利用浮水印的方式，拓印出醉月湖做為化學廢水排放處所可能帶來的污染。」

除了地面、牆面、樹皮、告示牌與碑之外，也有人拓烏龜殼、鎖、腳踏車踏板、樹節、精裝書的書皮、車牌、信用卡、手、紗窗、飲水機的通風口等。而拓圖的過程本身，可能就是一個難忘而有趣的體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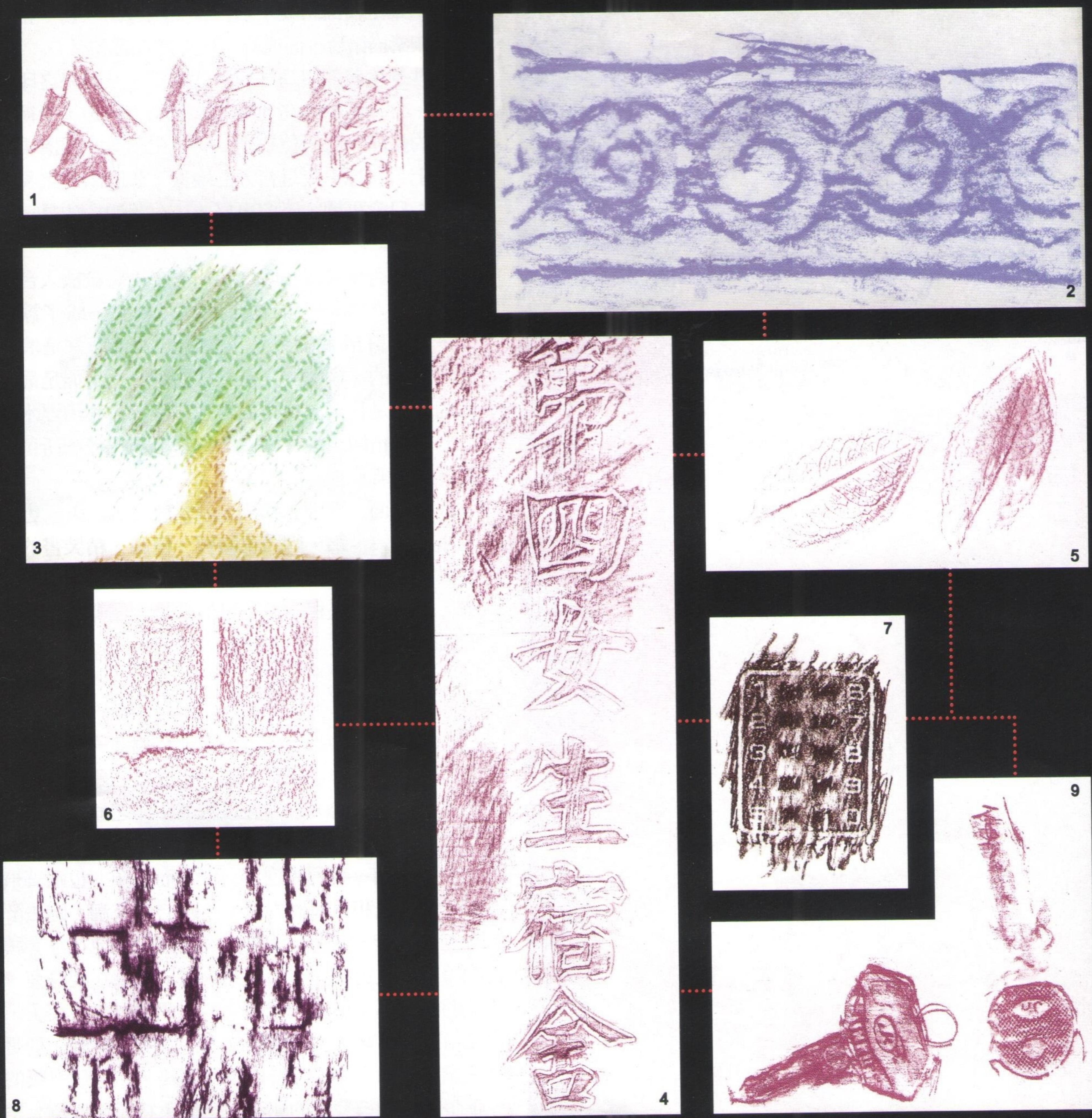
誰解其中祕密？

一名學生在台大法學院弄春池畔導演一部綁架烏龜記。她「以一包乖乖誘騙一隻成年公龜和一隻未成年母龜上岸後，立即施以腹部拓印之酷刑，再予以放生。」

藉著拓圖，我們親近大自然，而想像力也跟著飛馳。「在風和日麗的春天，一時心血來潮，跑去醉月湖旁寫生，剛學步的小鴨，搖搖擺擺地在身旁繞啊繞。兩位古亭國小的姐弟，好奇地圍在我身旁，他們滿手都是樹葉。我問：『你們撿這麼多葉子，要做甚麼用啊？』『飛啊！』他們教我如何飛，於是三個想飛的人兒，在林間飛翔穿梭。在這個春天的下午，我知道葉子的祕密，一個萊特兄弟以及太空人所不知道的祕密。」

一個學生拓了樹節，「這是小椰林大道上一棵小樹的眼睛，它不但會說話，還十分善解人意呢！」，一個淘氣可愛的小樹精靈正躲在樹的後頭，用它骨碌碌的大眼睛偷偷地瞄著我們呢！這個小淘氣會偷偷地聽著人們的心事，在快樂的時候，伴你歌唱；在憂傷、苦惱的時候，為你解悶。」

（左頁上圖）門上的鎖孔和螺絲印子，（左頁下圖）圖書館座位燈下的刻花圖案，在拓印之後，才會突然發現它們的美麗。（右頁）在圖書館的牆面上拓印，用不同顏色、不同方式塗抹，會呈現出不同效果。



女生宿舍的（圖1）公佈欄、（圖4）第四女生宿舍、（圖5）窗外的樹葉、（圖6）堅實的牆、（圖7）號碼鎖、（圖9）幸運的鎖匙。（圖3）用椅面拓成的大樹。（圖8）不平的石頭路。（圖10）女生宿舍解除門禁之後的磁卡鎖。（圖11）拓印貓的腳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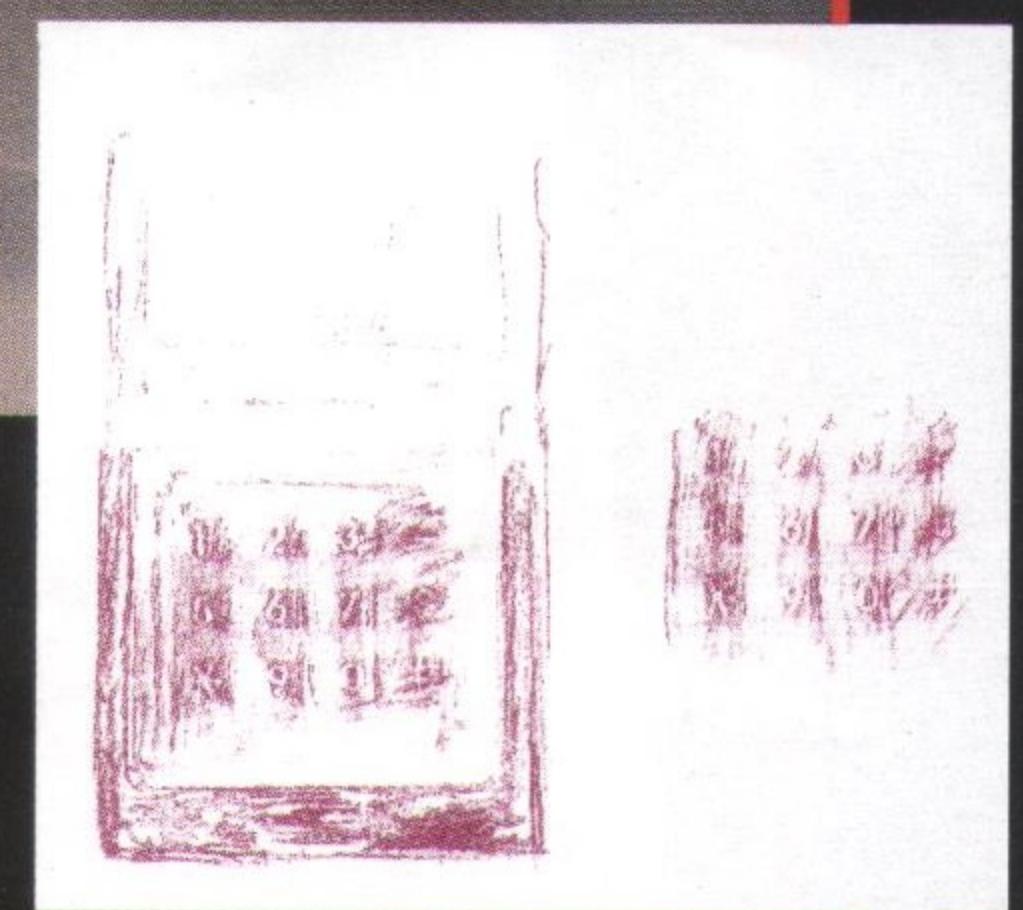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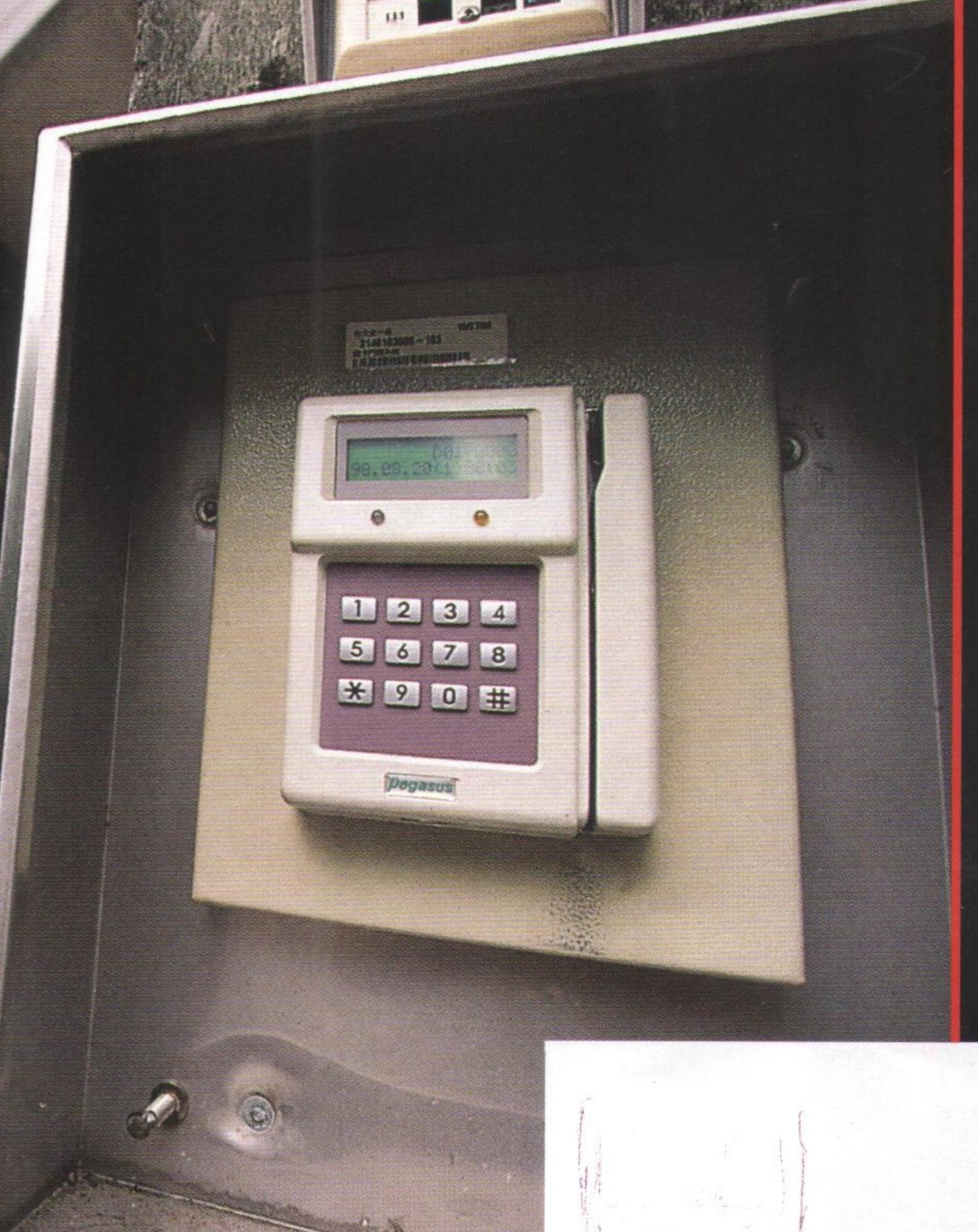
許多人拓了牆面或卵石鋪面，但是一名學生拓了地面上的一顆石子。一顆和其他千萬顆相同的小石子的拓印：「每天在校園中來來去去，重複的行程與路線，這顆小石子只是一個點，沒有自我，沒有不同。就像從台大上空一千公尺來看你我，都一樣。既然都一樣，看一個不就得了。」可是它同時又是世上唯一的一顆。「也許某一天在等人時，無聊地用腳尖撥弄著地上的小石子，卻使我想起中國人常說的緣分。天底下石子這麼多不去踢，偏偏生在台灣，在活了二十幾年後，又正好和

別人相約，對方又正好遲到，自己又正好無聊，才去踢它。我相信這種力量能夠使我即使是從一千公尺的高空中，也能一眼就找到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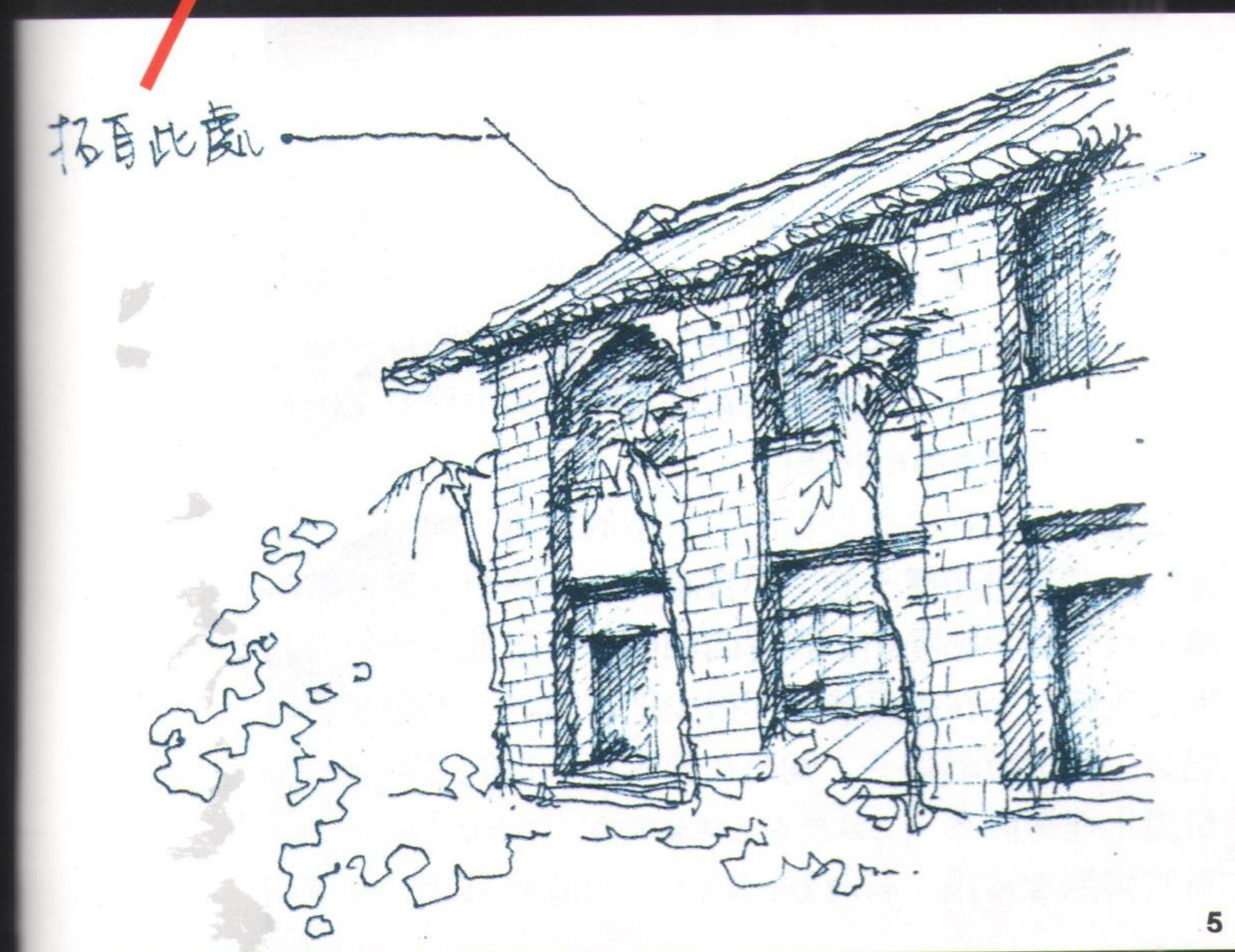
女生宿舍現形記

一位女學生用一系列的拓圖，來敘說她做為女子的處境與解放的可能。

1. 台大第四女生宿舍：這個數字，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是被列管的犯人一樣。







2.堅實的牆：半年前因為晚歸爬牆，結果不小心把手弄破皮，流了血，所以我對於這一道形構距離和邊界的牆，同時有著視感與觸感的記憶。

3.我是公佈欄：你會看到有些人譴責小偷，提醒大家注意；還有讓家教、幫忙找遺失的皮包等。如果你不看佈告欄，那麼就會失去和宿舍其他同學交流的管道，還可能出現退了出入宿舍大門的磁卡，卻領不到錢的冤情。

4.我的號碼1234：經過宿舍女生經年的爭取，女生宿舍長達幾十年的門禁終於解除。多了磁卡後，我們的身分好像高了一級似的，就像穿梭在東區衣著光鮮的紳士淑女們身上有信用卡一樣的神氣，夜歸也因為有磁卡而變得有恃無恐。

5.窗外的樹葉：我的書桌前有一扇窗領我通往神秘的世界。樹幹上的葉常在風中搖頭擺尾的召喚我，好似孩童般燦爛綻開的笑靨。

6.幸運的鑰匙：當我手上拿著這把鑰匙時，好像我有的是一張萬能通行證，只要我用它發動引擎，機車就能帶我到任何我想去的世界。我與我宿舍的姐妹們再也不會因為晚上沒有公車，而無法擁有一點刺激的夜生活。

發現城市的皮膚

藉由校園拓圖，學生仔細地觀察生活周遭的環境。有人追尋前校長傅斯年先生的遺跡；有人發現過去進出總圖書館千百回，竟對於樓梯如此優雅的圖案視而不見；有人好奇為什麼台大建築物的牆面用的是「十三」溝面磚；有人探索各種鎖的風情；有人比較鞋子、腳踏車和汽車所遺留的不同的痕跡；有人用腳去體會語言中心、應用力學館和工學院綜合大樓前的卵石鋪面，發現：「若是哪一天不小心穿了有跟的鞋子，走在應力館前，就得要特別小心了。因為鋪面上的小石頭著實過大，有許多豎著擺，還有許多脫落造成的凹洞。」

我們習於用視覺來觀看環境，卻又習於對環境視而不見。透過手腳與空間表面的接觸，我們更能體會身體與環境的關係。親愛的讀者，何不重新拿起紙筆，把我們的生活環境拓下來！它將讓你展開一段「發現環境」，也是「發現自己」的旅程。

拓圖可以拓出歷史的記錄，同時讓我們也想想：我們到底希望留下什麼讓未來的人們來拓呢？ ■

左頁：台大總圖書館廊柱上優雅的圖案。

右頁：（圖1）拓印的樹葉百看不厭。（圖2）原來「消防栓」正確的名字是「消火栓」。（圖3.5）拓圖可以和素描結合，而成為一幅美麗的圖畫。（圖4）筆記書上的封面也成了拓塗的材料。